

那盒录音带

□ 朱直尧 (黑龙江佳木斯, 国企职员)



我考中专时, 有英语听力考试。负责朗读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于我所就读的学校以及所生活的家庭而言, 录音机和磁带并非寻常可见。在那个时代, 若不凭借学习, 很难改变生活与命运。初一时十个班, 到了初二只剩下三个班了。我们班剩下的十几个人被分到了其他班级。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修理地球”去了。

第一年落榜后, 无奈的我只能选择了复读。那时班级叫“三加一”, 学习气氛也异常沉闷, 除了学习, 就是利用课间十分钟时间来补觉。英语老师姓梁, 听力课上同学们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似睡非睡的我们会常常会猛地一下惊醒, 脑袋清醒了许多, 困意依然如影随形。同学们仍旧趴在桌子上, 尽力去听。有一次, 听到最后, 竟然响起了李春波的《一封家书》。“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当听到“此致敬礼”歌声结束的时候, 班里已经是哭声一片了。

也许是心灵的契合, 也许是精神的共鸣, 这首歌给复读的我们注入了力量, 此后很多同学都变得异常刻苦。我当然也感觉就像遭遇乌云中的一道闪电, 光鞭一样抽打着我。那天晚上, 我鼓起勇气向梁老师借了英语录音带。要知道, 录音带不是谁都能借到的, 因为它是唯一的一盒。出

乎意料的是, 梁老师很痛快地答应了。

回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听了起来, 才知道这盒录音带是梁老师翻录的。我那时有个很旧的随身听, 只能听, 不能录, 是我哥去沈阳求学后放寒假留给我的。当录音带的旋律缓缓流淌至尽头时, 我忽然听到了梁老师饱含深情的祝愿: “我知道你明年肯定能考上中专, 希望你奔着那个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 梁老师等你的好消息!”那一刻, 心猛地一惊, 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30年过去了, 如今回想起那段经历, 依然感慨万千。每每听到李春波的《一封家书》, 想起珍藏在记忆深处的那盒录音带, 依然会热泪盈眶。

小小课堂

□ 陈家玉 (安徽合肥, 教师)



写字, 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闲趣。而小学生家长逼着孩子练字, 是为了考试的分数。我的规范字书写课堂上, 都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 每班8人。

前年的一天, 八年级的女生圆圆也想来写字。她齐耳短发, 栗子色圆脸, 明眸皓齿, 和我一米六几的个子差不多。我犹豫再三地收下了她。圆圆一直在郊县的乡里读书。爸爸在上海崇明岛开挖掘机。妈妈留守家里带她和弟弟。弟弟6岁要上学了, 爸爸才贷款在市里买房, 全家搬了过来。圆圆转进了学区的学校。

乡里的教学和城里的没法比, 圆圆的基础差, 每天补英语和数学。第一次考试后, 圆圆进家扑到沙发上呜呜地哭。妈妈劝住

她的哭声, 才问出缘由。圆圆是为了语文被扣了5分卷面分。这5分, 不是做不出题或做错题, 而是因为字写得难看被扣的。委屈! 圆圆觉得努力都白费了。

练字! 妈妈向小区邻居打听学书法的地方。二号楼的诺诺妈妈便推荐了我, 还把诺诺的作业本拿给圆圆母女看, 又带着她们来到我的教室。

诺诺是二年级的小姑娘, 聪明也调皮。“老师, 您有老伴吗?” “有。” “漂亮吗?” 我不再接话, 要不一节课都说不完。

圆圆和诺诺成了写字班的同学。诺诺又多了个八卦的对象。“姐姐, 你有男朋友吗?” 诺诺笑咪咪的, 眼睛晶亮。圆圆自然不理她, 埋头练字。诺诺一本正经地说:

“姐姐, 你的字还没我写得好呢。”

圆圆写字最大的问题是勾腕, 运笔不灵活, 书写速度慢, 还容易累。

我一直对学生和家长说, 我的课是规范字练习, 首先要有正确的坐姿、握笔姿势和书写姿势, 并养成好习惯。我觉得, 好习惯比写字重要。

我让圆圆正确握笔后, 用笔尖练时钟的5点瞄准11点, 慢慢改掉了勾腕的习惯。

圆圆在争分夺秒地学习。8节课强化练习后, 字好看了许多, 我便停了她的课。

今年中考, 圆圆考取了心仪的高中。妈妈打电话向我报喜, 教师节又送了鲜花, 卡片是圆圆亲手做的, 楷书写的祝福语, 非常漂亮。我将之放在教案里, 成了书签。